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沙陆墟 著

水 浒 三 烈 女

沙陆墟 著

责任编辑：李渔村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4.25 插页：3 字数：280,000

印数：1—25,100

ISBN 7—5404—0223—3

I·169 定价：2.65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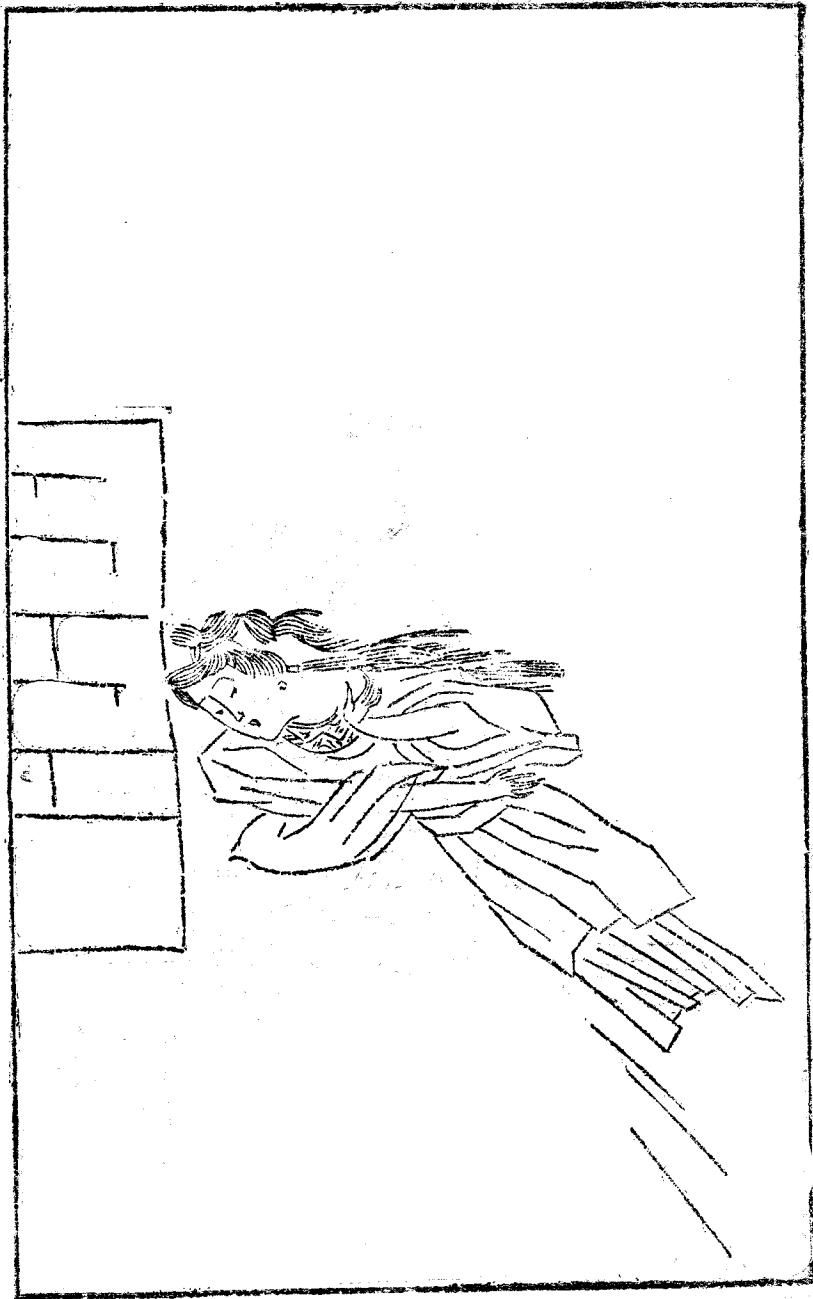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九八七年十月摄于鼋头渚，时年七十四岁
袁心一摄

作者简介：

沙陆墟，一九一四年生，回族，江苏无锡县陆区桥人。幼家贫，苦读成材。二十岁入《人报》任记者，后任《大江南报》、《江东日报》总编辑，长期从事新闻事业。耄耋之年，笔耕不辍，一九八五年以来，已有《上海滩三女杰》、《粉墨江湖》、《水浒三艳妇》等八部章回体小说问世，受到读者欢迎。













目 录

第 一 回	金老二携眷客地谋生 钱喜儿命女异乡卖艺	(1)
第 二 回	打虎将解囊济困 卖唱女割股疗亲	(16)
第 三 回	钱喜儿病逝客棧 金翠莲身卖屠夫	(31)
第 四 回	要伎俩张媒婆骗钱 存忠纯胡店主垫款	(46)
第 五 回	媒婆贪财骗术全 义士救弱解数浑身	(61)
第 六 回	虚钱实契郑屠恶诈 赤胆热肠鲁达善行	(76)
第 七 回	三元桥金老二开店 七宝村赵怀质续弦	(91)
第 八 回	七宝村赵员外留客 五台山鲁提辖出家	(105)
第 九 回	胡知县贪财色起邪心 赵员外遭诬陷受酷刑	(120)
第 十 回	赵怀质求生无路 金翠莲寻死有门	(135)

- 第十一回 林提辖结识张教头
高衙内调戏林娘子(150)
- 第十二回 高深不仁富安定谋
陆谦不义林冲中计(165)
- 第十三回 张贞娘怒打高衙内
陆虞侯毒害林教头(180)
- 第十四回 陆谦推出卖刀计
林冲误入白虎堂(195)
- 第十五回 顺嗣子高俅害林冲
救亲夫贞娘求孙定(210)
- 第十六回 滕府尹违心断案
林教头挥泪休妻(224)
- 第十七回 难害林冲妄图贞娘
假意允亲真心杀贼(239)
- 第十八回 刺恶狼贞娘殉节
施毒铍高俅设谋(253)
- 第十九回 锦儿卖身定计报仇
高二狎妓埋名露相(268)
- 第二十回 刺仇人锦儿愿未酬
救义士名妓计已定(283)
- 第二十一回 相国寺李师师会僧
镇安坊周邦彦狎妓(297)
- 第二十二回 武功郎贾奕闹筵席
徽宗帝赵佶游狹斜(312)
- 第二十三回 微妙道君再游镇安坊
右厢都巡初送大理寺(326)
- 第二十四回 徽宗皇帝厚赐李角妓
都巡老爷恳求宋通判(341)
- 第二十五回 皇帝无理贾奕谪边
妓女有情邦彦入幕(356)
- 第二十六回 妓院里邦彦惊遇徽宗
朝廷中皇帝假赏词家(370)

第二十七回	宋江会见汴京名妓 高俅追赶梁山好汉	(384)
第二十八回	燕青访师师布赤诚 师师劝徽宗下丹诏	(399)
第二十九回	宋江破辽花魁受赏 燕青做媒梅香出嫁	(413)
第三十回	闷嫩破东京索角妓 师师明气节吞金簪	(428)
后 记		(443)

第一回 金老二携眷客地谋生 钱喜儿命女异乡卖艺

诗曰：长空漠漠乱飞沙，败叶枝头挂晚霞，
陌路饥寒呼不应，孤灯死别泪如麻。

话说在北宋末期，有个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赵佶，帝号徽宗，登基之后，年号建中靖国。那时国运已衰，内政不修，外患频仍，连年天灾人祸，五谷歉收，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，京城汴梁，更是米珠薪桂，强吞弱肉，求生维艰，求死不能，为寻一线活路，只能远离京师，以博斗米。在这茫茫的苦海中，有个老汉，姓金名仲，因排行第二，大家都叫他金老二，今年已将花甲，在四十岁时，娶本乡一个老处女钱喜儿为妻，来年六月，生下一女，名唤翠莲，算来已是一十八岁了。钱氏生了这个翠莲以后，就一直没有生过第二胎了。俗话说得切：“年方十五六，勉强能生育；花期十七八，不须拜菩萨；徐娘已三十，子嗣不用急；四旬尚可得，过此难生殖。”金翠莲是个独养女儿，父母把她当作掌上明珠，十分宝贝。翠莲从小聪颖，那时金仲开个

小小酒铺，生意买卖，还算不差。手里有了钱，便把翠莲打扮得花花绿绿，标致入时。这酒铺子里，九流三教，常常前来饮酒聚乐。有了酒客，也便相应有了卖唱的行止兜揽主顾；还有歌伎陪她的谗客前来侑酒。行行色色，诸般人等都有。翠莲有条清如击磬，脆于裂帛的好嗓子，激越处能响遏行云，柔软处似游丝飘忽。又以耳音极好，一学便会，两遍便能娴熟，运用自如。因此时髦小曲，词牌歌调，无所不擅。有时兴来，露面试嗓，一曲高歌，便能倾倒四座。但这个姑娘，脾气甚怪，酒客要她唱，她偏不唱；堆满金银，千请万央，她还是闭口如瓶，不肯为酒客助兴。因此日复一日，大家都懒了，不再请她拍板而歌了。

在万物昂贵的京师汴梁，大酒楼有官儿阔佬光顾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依然生涯鼎盛。这小小的酒铺子，顾客零落，只合门可罗雀了。金仲一家三口，度日困难，这行买卖，看来维持不下去了。他听说镇宗西北、抵御西夏的名将种师道经略，帅府在陕北的延安府，军纪严明，秋毫无犯；官府不象京师那样放肆掠夺，因此市井安定，买卖公平。金老二想道：“我若去那里开个小酒铺子，做点京式京味的下酒菜肴，军民都会来光顾，这不是有一份生意可做吗？”再一想：“不行。即使开个小酒铺子，也要本钱；我的本钱都消折光了，到哪里去凑这笔本钱呢？或许老伴有些体己钱藏着，她是个明白人，为了谋生，是会拿出来的，只是从这里东京到延安府，千里迢迢，这笔路费也不小，到哪里去筹措呢？有了开店本钱，就没有行路盘缠；把本钱挪移过来吧，可是到了人地生疏的延安府，举目无亲，向谁去借钱买生财用具呢？再说，租房赁屋，也得预

付三个月的租金。最好能找到一处有亲友住着的县城，若有急难时，也有个商借余地。”金老二在那里思索，忽然想起渭州来了。这渭州，在甘肃陇西一带，它的辖境是平凉、华亭、崇信、泾源诸地，是种师中在那里镇守，人称小种经略，虽然接近西夏，倒还平清，也能挣口饭吃。他想：“老种经略在延安府，小种经略在渭州，都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。我那里有个姑表兄弟，开庄经卖绸缎，手上颇有资财，我去那里开个小酒铺子，开口向他借点本钱，怕他不允？不消半年六个月，把本钱赚回来，就本利全偿还他，也就是了。”金老二想到这里，便对钱喜儿说道：“翠莲她娘，我们的小铺子已经关歇，在这万物昂贵的京都，只怕坐吃山空，直会饿死。不如换块地方去谋生吧。”钱氏说道：“她爹，我们到何处去讨生呢？京都天气暖和，什么都有买，花花绿绿的，看看也舒服，人家都跑到这里来吃点点用点哩，我们却要跑到别处去投死？”金老二听了浑家的话，便把刚才想的都一一告诉她。钱氏说道：“渭州在哪里？”金老二闭着眼睛想了一会，屈指一算，说道：“从这里开封府到陕西的咸阳，少不了有千把里路；再从咸阳到渭州，只怕也有上千里路。一加一嘛，等于二，可有二千里路哩。”钱氏说道：“听说一过潼关就冷了；再要西去一千多里路，不饿死，也得冻死。孵生不如孵熟，还是在这里守一阵，等到五谷丰登，我们重挂酒旆，也不致于饿死。”金老二说道：“她娘，你不知，年成好，我们这个小酒铺子也开不得，被那辈破落户恶徒地棍吃得一佛不出世，还让我们透口气来吗？便算有个转机，我们哪来的本钱，重挂酒旆？”钱氏说道：“这倒不愁，我还藏着一点体己钱在箱子里哩。”金老

二说道：“老店新开，也就不必去瞎想了。我表兄弟能在渭州开得绸缎庄，也没听说他一家人冻死，偏偏会冻死我们一家人？我们是去求生呀！她娘，你是一副硬骨头，把牙关一咬，冰窟里也能跳进去。”钱氏把头一仰，说道：“便跟你去渭州吧。到了渭州，开酒铺子哪里来的本钱呢？”金老二说道：“向我的表兄弟李有福借呀！”钱氏笑道：“本钱有了。这里去渭州有两千里路程，我们一家三口的盘缠哪里来呢？”金老二说道：“有，有。”钱氏说道：“向谁去借？”金老二说道：“何必向谁去借，家中有库存哩。”钱氏诧异道：“你有钱？”金老二说道：“我没有钱，你却有钱。”钱氏说道：“我姓了钱，却没有钱呀。”金老二笑道：“你不是刚才说过，把你的体己钱拿出来重挂酒旆吗？”钱氏把嘴一呶，骂道：“你这个老七煞的，倒会诈我的钱。我千日挑芥菜，可不要给老猪婆一愚，就完啦。就这么定，我们选个日子上路吧。”

一家三人，收拾行装，离开汴京，向西趱行。无钱雇得骡马，无资乘得车船，父携女，女搀娘，晓行夜宿，不知劳顿。此时已是秋末，风卷残叶，满天飞舞，一派凄凉景象。后人有《上行杯》一首为证，词云：

日色灰黄凄切，千里路，扑面西风。一出潼关寒透骨，如何跋涉？泪汪汪，衣尽湿，对立，悲泣，命比飘蓬。

金老二夫妻和女儿金翠莲一路无语，在十月中旬的一天，到了渭州。在路上走了两个多月，风霜雨雪，上了年纪的人，不免有点小毛病。这金老二身体硬朗，初上征途

的头几天，只想一脚踏到渭州，每天贪走路程，走得两腿酸痛，腰背难支；后来把行速减弱，又且经惯了，便逐渐适应了跋涉的困乏。金翠莲是个花信年龄的姑娘，在东京辰光，终日里跳跳蹦蹦，帮着她爸洗菜煮烧拉面条，进进出出接待顾客烫酒端菜有一套，脚躁筋骨好，走路随风飘，所以从东京直到渭州，二千多里路程，连寒热也没有犯过。只有她妈钱喜儿，走得气喘吁吁，面色灰黄，三天两日伤风咳嗽，心悸肉跳，有时耳鸣头晕，睁着眼睛等待天晓。出了潼关，一路上扑面西风，尘沙漫天，气候要比汴梁冷得多。在东京这块繁华地方，十月天气，虽然不象江南那样小阳春，可是还算暖和。一到陇东，已是严寒季节。渭州地处陇西，北与西夏接壤，其寒冷程度，已经到了肌肤冻裂的辰光了。

他们来到渭州，进了东门，先找个小客栈歇息。此刻已是黄昏将近。店主来问：“贵客要否打伙？”金老二答道：“我们带有干粮在此，只须讨壶暖水，便能凑敷过去了。”店主听了，便去取了一壶沸滚发烫的热茶来，又取了三只碗，一并放在桌子上，说道：“客人自便吧。”金老二答道：“理会了。请店主给我们一盏灯吧。”店主回说：“天还未黑，等会儿，小的自会送来。要烫脚否？”金老二说道：“方便时，取一盆水来吧。”店主说道：“贵客先用餐吧，我一并送来。”店主说着，便退出房去了，一路暗忖：“这个客人太寒酸了。跑了一整天，也够累的了，吃点干粮便算活过一天，可怜哪！不过，话得说回来，出门不比在家，终不该把盘缠全用个光，遇有不测，怎办？在家无米无柴，可向亲友移借，出外无银无钱，食宿两难，难道真的沿门求乞？求